

总编 王永杰

宁波文史系列丛书

第三辑

文化群星

近现代宁波籍文化精英

110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序

王 永 杰

编纂出版一套反映近现代宁波籍人士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活动的情况,从一个侧面揭橥近现代宁波区域个性的系列丛书,是我们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产生这一想法的最初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感到宁波在激宕剧变的近现代中国是占有一定分量和位置的一个区域,虽然她在中国版图中所占比例甚小,然而生发出来的生活观念和经营实绩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掀起了持续的冲击波。这一现象可以从多个层面加以诠释,且已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敏锐而热情的关注。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特别是宁波本地鲜有深层

次研究，以致人们往往对宁波这一段丰厚历史相当隔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长时期来对历史资料疏于系统积累、整理和介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失。弥补这一缺失，政协文史资料理应承担一份责任。为此，我们将我们的工作角度稍稍作了转换，从“三亲”史料外延至资料整理，并力图与普及历史知识进而与近现代区域史研究接通管道。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即是探寻曾经存在过的区域个性，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宁波文化建设和未来文化发展规划提供借鉴。事实上，探寻曾经存在过的区域个性是一个需要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融各个学科方法于一体、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巨大课题。我们不敢亦无力奢望通过一套丛书就能把区域个性揭示清楚，我们只是想通过对曾经拥有过的历史现象（这里仅以历史人物为聚焦点）作一番尽可能客观而系统的梳理与介绍，给人们认识近现代宁波区域及其特有个性提供一点可供思考的背景材料。揭示曾经拥有过的区域个性，是我们的理想目标，虽然目前尚无法达到，诚望文史爱好者和有心人共同来登堂探奥；建设现实文化和构筑未来文化发展框架则是一项巨大而艰辛的工程。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至少亦应有与经济、政治一样共托社会结构的地位。据此，我们认为，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地区外在形象的个性化意蕴。所以，重视文化建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觉培植区域个性、保持区域特色的过程。而培植区域文化个

性，离不开对文化历史的考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要对自身文化（包括历史和现状）有一个“自知之明”，这就是“文化自觉”，只有做到“自知之明”，才能“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见《读书》1997年第10期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二》）。由此，我们很愿意告诉读者朋友，从酝酿筹划这套丛书的起始，我们就把它当作一项文化积累和建设性工作来做，并期望所有宁波籍人士和关心支持宁波文化建设的朋友从本丛书所胪列的人物现象引伸开去，从各个角度关注、探究产生这些人物现象的母域社会结构律动与社会价值体系嬗变的背景和客观走向，从而为宁波现实文化和未来文化如何赓续传统、超越传统、塑造富有活力的新个性贡献良智善策。

本丛书共分三辑，其中第一辑为经济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商海巨子——活跃在沪埠的宁波商人》，通过对晚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时期宁波籍著名实业家、商人在上海滩经商始末的详尽记述，揭示宁波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占有的某种特殊地位；第二辑为政治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政坛名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浙东人物》，通过对民国时期从宁波乡间一步步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一大批人物个体史料的梳理与汇集，明晰民国时期宁波社会的价值变动之繁杂性；第三辑为文化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文化群星——近现代宁波籍文化精英》，则通过一个个具体文化人的单体活动或一个个文化家族的群体发展的描述，凸现近现代宁波社会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场

景。这三辑内容，在我们看来，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印证，分之独立成篇，合之浑然一体。需要说明的是，近现代宁波籍名人成千上万，且大多在外埠活动并产生影响，囿于条件所限，收入本丛书的仅仅是其中极小部分。如果假以时日，各方条件许可，那么我们将会继续作出努力。

本丛书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协作成果。无论是选题与写作体例的确定，还是入选稿件的统改，都是在众人友好讨论气氛中得以进行和竣工的。虽然各个作者写作风格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我们原先确定的本丛书采用述评体写作方法，以述为主，以评为辅，述的部分力求平实稳妥，评的部分力求公允客观，使之史料性、可读性、学术性有机统一的目标已基本达到。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所选录传主的排列先后以出生年月为准。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真正成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宁波近现代历史的一道风景线，更希望广大读者对丛书的不当乃至错误，不吝赐教。

是为序。

1997年11月

总 编	王永杰	
副 总 编	成岳冲	陆冰杨
	宋静之	俞维钧
本辑主编	戴光中	
副 主 编	张如安	

目 录

前言	戴光中 (1)
近代魁儒 爱国“怪人”	
——著名经史学家陈汉章	林志龙 (7)
一草一木总关情	
——中国近代植物学开拓者钟观光	张如安 (23)
陈氏兄弟 各有千秋	
——陈训正、陈布雷和陈训慈	戴光中 (40)
葆爱后生 抛遗世法	
——国学家冯君木和他的子侄	
..... 郭向东 谢典勋 骆兆平	(68)
“颠狂世界”一奇才	
——理财家、教育家、编辑家张寿镛	张如安 (88)
马氏家族 名流盈门	
——马衡兄弟及其后辈	陆 云 (110)
耕耘笔坛两代人	
——庄禹梅和庄启东父子	戴士清 (136)
石塘翁氏 科技摇篮	
——翁文灏、翁文波兄弟及其家族	汪居扬 (160)
毕生献身光和影	
——中国电影拓荒者张石川	戴志刚 (179)

锲而不舍 以农为天

——著名农业学家沈宗瀚及其家庭 吕剑文 (194)

麒派艺术创立者

——著名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 任明耀 (213)

植果艺蔬富中华

——中国现代园艺学奠基人吴耕民···周乃复 童 心 (225)

尚美之途

——工艺美术家、美术教育家陈之佛 郑场和 (240)

丹青巨擘

——中国画艺术大师潘天寿 潘为去 (257)

为了民族的文化素质

——著名教育家、语文学家林汉达···周乃复 童 心 (278)

坎坷生涯 翰墨春秋

——书法大师沙孟海 李 彤 (301)

文化全才 革命斗士

——著名文学家、印尼史学家巴人 陆 云 (324)

学兼中西 布衣显贵

——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史学家张其昀 吴斯仁 (343)

中国现代犯罪学的开拓者

——著名社会学家严景耀 龚烈沸 (369)

诗人气质的学者

——著名作家、文学史家唐弢 蓝棣之 (382)

前 言

戴 光 中

浙东宁波，历代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但是纵观历史，其哺育人才最多、涉足领域最广、产生影响也最大的时期，无疑当推即将逝去的 20 世纪。本辑内容，则为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领域的甬籍人士专题史料。

文学方面，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宁波人就占了两个——柔石与殷夫——并且是最具文学价值的两位。另一个“左联”斗士巴人（王任叔），更是文化全才，著作等身，在上海“孤岛”时期，成就尤为卓越。还有邵荃麟、楼适夷、陈企霞、庄启东、唐弢，亦为名重文坛的革命作家。此外，怀恋乡土的小说家鲁彦，号称“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使 1944 年的文坛成为“徐訏年”的徐訏，与张爱玲齐名的女

作家苏青，湖畔诗人应修人，新月诗人邵洵美，九叶诗人袁可嘉，也都来自四明大地。

再看艺术方面，似乎每个门类都有大师级人物。美术界的潘天寿，能融诗、书、画、印于一炉，人称“百年一遇的丹青巨擘”；而陈之佛的工艺美术和工笔花鸟画，亦堪与之斗妍。书法界的沙孟海，被人誉为“书坛泰斗”，晚年的擘窠榜书，“真力弥漫，吐气如虹”；而朱复戡的篆刻，则得吴昌硕之真传，厚重朴实，别具风格。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创立“麒派”艺术，倾倒无数观众，形成一代“麒迷”。电影界的张石川，乃是当之无愧的拓荒者，完成了中国电影的许多第一，又是屈指可数的名导演。他的同乡邵氏兄弟（邵逸夫、邵仁枚、邵醉翁），事业更加辉煌，成为亚洲电影王国的主人。而应云卫与袁牧之，对于左翼电影、左翼话剧和新中国电影事业，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坚。

在教育界，这里有中国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教育问题的杨贤江，有在中国最高学府执政多年的蒋梦麟，有毕生致力中国文字改革与文化教育的林汉达，和满怀爱国激情创办上海光华大学并千方百计收集、校刊宁波地方文献和乡贤遗著、辑成卷帙浩繁的《四明丛书》的张寿镛。至于大学里的名教授，真可谓不胜枚举，仅鄞县马氏一门，就有兄弟五人，马裕藻、马衡、马骥、马太玄、马廉，俱为北京文史名家，当时有所谓“一钱（玄同）二周（鲁迅、作人）三沈（士远、尹默、兼士）五马之美称。马衡又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其子马彦祥，则为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的戏剧教授、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其侄马临，亦为香港著名爱国教育家。

科技方面，堪称国内先驱，可以与世界对话的专家也为数不少。钟观光，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奠基人，开国内学者采集、制作动植物标本进行科学研究之先河，以他姓名命名的植物属名就有钟木属、观光木属等多种。翁文灏，从地质学角度奠定中国近代地理学

基础,创立燕山运动在中国存在的学说,绘制第一幅中国地震分布图,和中国第一本根据实测资料、科学方法绘制而成的《中华民国新地图》。他的堂弟翁文波,被尊为中国地震学之父,世界预测学大师。农业学家吴耕民,开创中国园艺科学,著译千余万字。他的同学沈宗瀚,是世界教育会中第一个中国研究员,世界遗传学会副会长,并为台湾农业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生物学家童第周,则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开创者,在世界上首次从鱼卵中提取信息核糖核酸,促使遗传型特性形成。还有18岁中进士的何育杰,被严济慈称为“中国最早而又最好的物理学大师”。此外,中医名家范文虎,神经解剖学家卢于道,生物学家贝时璋,土壤农业化学家李庆逵,核物理学家戴运轨、戴传曾,均为各自学科的权威人士。

中国近现代,不过如白驹过隙的百年光阴,甬上一地,也不过全国面积的千分之一,在如此短暂狭小的时空下,居然涌现出如此众多的国家级精英人物,我们无论从纵向考察宁波历史还是横向比较同类地区,都不能不承认是个罕见的奇迹。宁波人在自豪之余,自然更应该深入探究形成这一奇迹的前因后果。

宁波在东汉末年,尚属“火耕水耨”的蛮荒之地,其所以能跃居“文献之邦”,实有赖于中国三次内乱。首次是魏晋“永嘉之乱”,再次是唐末“安史之乱”,又次是北宋末年“靖康之难”。特别是这最后一次,当时或称外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被迫南迁,大批的名门巨族也随之在江南落户,从而潜移默化,推波助澜,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大潮,使宁波终于脱颖而出,在全国占据显赫地位。以科举进士为例,唐代只中4名进士,北宋上升到161名,而南宋则多达983名,其中鄞县出了4名状元,为全省之冠。当时有“满朝紫衣贵,皆是四明人”的俚语;元代学者危素也在张仲深《子渊诗集》的序言中指出:“鄞,古越地,至于近代,遂为文献之邦,宋公大儒,前后相望”。这真是所谓“裙分

福所倚”！以之返观近现代宁波人才的崛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是与鸦片战争这一严重外患密切相关的。

人才的产生，大抵要具备三个元素，一是环境，二是教育，三是天资。在鸦片战争中，宁波人民当其冲要，曾奋起反击，浴血抗战，付出了巨大代价，可是清廷却卑躬曲膝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把宁波拱手让给西方列强来“通商”。而浙东乃报仇雪耻之乡，民族感情格外强烈，面对这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腐败透顶的满清统治者，愤怒的烈火在地下运行着，越烧越猛。陈布雷在《回忆录》中谈到：“少时喜模仿，不解所以而好为趋时之举。”13岁那年，他做了这样两件事：“（一）与贞柯、君夷及三弟组覆满同志社，辟一密室，请画师绘一墨笔黄帝像，悬室中，相率礼拜之，且习为革命之演说。（二）以俄国革命有女杰苏菲亚，谓吾邑亦当有一苏菲亚，乃竭力教董氏表妹名椿仙者以文字，冀其父纫佩姑丈令其读书于上海爱国女学校，卒底于成。”由此可见，宁波在本世纪初，爱国主义精神之深入人心，已经达到妇孺皆知、矢志报国的程度。不言而喻，这就是文化精英们自小成长的大环境！只要随意翻阅一下这本书，就不难发现，他们从宁波走向世界时，无一不是壮怀激烈，决意振兴中华。例如植物学家钟观光，早年曾是同盟会的暗杀团成员，制成中国第一颗炸弹。又如马衡和马骥，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时，毅然参加近代中国第一次学潮，退学转往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学社。

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欧风美雨也骤然降临，宁波成了“西学东渐”最早的开发区之一，而首先输入的，便是与中国传统的私塾、书院迥然不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1844年，宁波正式开埠，英国女传教士当即在城内创建女塾，此乃中国大陆上第一所女子学校。翌年，美国教会在江北岸建立崇信义塾，则为浙江省推行西方教育制度的第一所男子学堂。嗣后，城区的教会学校多达50余所。而处于“文献之邦”的宁波人，素有高度重视文

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并且不保守、重实学，善于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吐故纳新。因此，他们虽然痛恨外国侵略者，但亲眼目睹西方式教育的先进性、科学性，也就不甘落后，拿过来为我所用。宁波地区至1908年，已有中学堂5所，中等专业学堂6所，小学堂280所，分别占浙江省总数的16.7%，30.8%，18.6%，均为全省第一，全国领先。而且，此后势头有增无减，以私人捐资兴学为例，从1909年到1923年，据鄞县、余姚、慈溪、镇海、奉化五县不完全统计，捐资千元以上报请政府嘉奖的有74人，其中万元以上者15人。

这表明，鸦片战争使宁波人首先睁开眼睛看世界，虽然是被逼的，但经过半个世纪的观察，终于接纳了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和科学知识，走在全国前列。而对人才来说，如此昌盛的教育事业和如此浓厚的崇知尚文之学风，实在是其茁壮成长的理想最肥沃的土壤。因为虽说“时势造英雄”，环境很重要，但谁都知道，英雄不是天生的，后天教育比先天遗传远为关键。试看本书中精英人物的生活道路，无一不是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既打下扎实的功底，又养成勤奋自励、苦心向学的习性，然后走向大城市，乃至漂洋过海，百折不挠地去寻求更高深的知识，他的事业才得以大放异彩。在这方面，沈宗瀚的历程可称典范。他举债求学，时时遭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苦，却能完成学业，成为洋博士、名教授，其原因诚如他在自传《克艰苦学记》中所言。“一自十七岁起，立志知行合一，学以济世；二由于亲戚、师友之赞助；三由于天赐良机；四由余之逐步设计，勤读有恒，坚忍不拔；……否则，以余之家庭经济言，小学毕业尚属难能，焉得卒博士学业耶？”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另一大变革，是在本世纪初废除了延续千年、世代制约着知识分子的科举制度。本世纪宁波人才所以会有全方位的大发展，究其根固，正是基于这一巨变而引发的。宁波人虽有经商传统，晚清民谚“无宁不成市”，便是宁波商人遍

及全国而且举足轻重的形象概括。但这是浙东人多地少极度矛盾而造成的特殊传统，那些能安居在家饱读诗书的儒生，始终持正统观念贱视商贾，不屑与之伍，仍然以科举功名为唯一的奋斗目标。近代魁儒陈汉章，向以未中进士为憾，后来京师大学堂请他任教职，到校时，他见章程中有“毕业生钦赐翰林”一条，竟不愿执教、改作学生了。稍后的马衡、翁文灏、蒋梦麟、陈布雷等人，都在少时考取秀才，本来也必将循着传统士大夫的规迹走上仕途。一旦废除科举，此路不通，也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找新的报国途径，而当时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亦已发生空前的变化，为人生选择提供了多种门路，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于是，全方位大发展辉煌灿烂的人才规模就此形成了。其中尤可注意的是家族群体，如书中所述之陈氏家族、马氏家族、冯氏家族、翁氏家族、沙氏家族，均曾出现人才上的“共振现象”，也许，这与宁波的家族文化一向高度发达有关。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据我的理解，就是指这方人士，不管其个性千差万异，必有某些共性，一脉相承。因此，我们在这 20 世纪末期，回顾百年宁波精英，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前瞻，希望今天的宁波人，能从他们身上有所感悟、有所奋发，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超越先贤，再创辉煌。

近代魁儒 爱国“怪人”

——著名经史学家陈汉章

林志龙

陈汉章，是继清乾嘉后近百年崛起的一代史学、经学、训诂学家，在前清末年就名驰中外。生前曾和余杭章太炎、蕲春黄季刚、胶州柯凤孙、桐城马通伯、吴县汪旭初等国内著名学者交游，通人硕学，交口推美，为一代鸿儒。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长期以来，国内发掘、整理、研究的尚乏其人。1978年4月，北京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时，陈汉章的学生茅盾应邀写了《也算纪念》一文，可说是为这位北大初期的“爱国怪人”发出了第一声响亮的呐喊。

陈汉章，谱名得闻，早年又名焯，字云从。因《诗经》有“倬彼云汉，为章于天”之句，遂改名汉章，号倬云，晚号伯弢。清同治三年(1864)农历三月十三午时，

生于象山东陈村。据其自记：母梦虹化龙，龙复七猴，啼血于林，而汉章生。父绍尧，谱名昌垂，字延龄，号南屏，贡生，例封文林郎，诰授奉政大夫，晋赠中宪大夫，有文才，撰有《毓兰轩遗著》一卷。南屏公虽少年失怙，然喜读书习字，尤热心慈善事业，姚永概称赞他：“多盛德于乡里，饥则给米，暑则施饮，寒则与衣，疾则馈药，死则助柩，抚族姻子弟成立者数人”^①。母余氏，为象山石浦道光二十三年举人、拣送知县、即用训导、丁未科会试荐卷余勉翰之女，勤俭持家，例封孺人。继母有石浦附贡生许氏女及石浦职员李氏女。

陈汉章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自然对他的从学、处世，有着极大的影响。童年“即不好弄，喜读书，异于常儿”。4岁时，诸姑有戏弈者，汉章能识其车马炮等字。6岁，能吟诗“为臣如不忠，匈奴便来乱”。幼承庭训，从伯父树屏府君学文，先从兄得善时为引导，一切诗古文词，得门而入，不至误入歧途。7岁，从郡庠生、候补县丞汤芝庭先生（名景洵）学。8岁后，就读象山丹山书院，从林放卿先生（名曾安，邑庠生）学。年13，问业于吴雨岑先生（名皞如，附贡生），习小题文《敏而好学》、《敏则有功》、《学而不厌》、《则敬》、《过则勿惮改》、《教慈则忠》、《不相为谋》等，又习五言诗。年14，从林月槎先生（名淮安，石浦人，优贡生）学。年15，从虞竹亭先生学。竹亭，名峻，清咸丰四年恩贡生，同治元年举孝廉方正，候选直隶州州判，主讲纓溪书院10余年。汉章就学丹山（纓溪）书院。肄习时文，好学强记，作文每次名列前茅，屡获奖励。有一次虞竹亭夫子阅卷毕，对人说：“秀才则陈得善（汉章堂兄）第一，童生则陈汉章宜为第一”。汉章得知，曾感慨自记：“呜呼，章也系人，敢为一邑之善士耶，志之寓知己之感。”^② 光绪

① 姚永概《陈玉几先生墓表》，见《象南东陈陈氏宗谱》，1922年。

② 陈汉章《日记》（手稿，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八年(1882),陈汉章19岁,补县学生。据他自己说:“始知读书之法”。期间三年,作文稿144篇,诗149首。师批:此作虽不就范围,绝不拾人牙慧,用意用笔,迥不犹人,自是庐山真面童年,有此可取也。20岁,入城应童子试,读邓汝诚先生所藏“晚翠轩”遗书,“如宴人游五都市中,目不暇接,如巨鱼之入大壑,无往而不适,日日坐午始毕观,归来已漏下三商矣。”^①后来参加郡试,得第十一名秀才。归来,愈觉“空疏之人不足为国家用,矢志四部书,循诵弗辍”。规定“每日功课宜尽十卷,经五卷,集五卷。”从20岁至30岁,用10年功夫,尽取汉唐以来到清的先儒说经、订史之书而读之。每年除夕,必写一总叙,检查一年读书计划完成情况。他在光绪十九年的日记中写道:“夫子曰三十而立,汉人三十而五经立,犹未失尼山教学之本意。慨余自二十以来,前旧没于世俗之学,陋然一常人耳。继自今以三百六十五日工夫,分六十五日作应试、应俗废光阴,此三百日中愿坚其筋骨,强其精神,鸡鸣而作,人空而休,寸阴无间,诵声不辍。”^②在数十年的治学生涯中,他已养成此习惯。晚年从中央大学辞职归来,闭门谢客,专心著述。每天还是早起高声朗读,声闻路人。乡里人说:早晨一听到大举人读书之声就起来做早饭,比鸡啼还准。

光绪十一年(1885),被选为“副贡”。翌年,出外游学,遍访名师,赴杭州诂经精舍,与章炳麟(太炎)等一起,求读于著名朴学大师俞樾门下,专攻经史之学。其年春正月始作《俞楼日记》,其序云:“岁辛巳读《春在堂杂文序》、日本人竹缶井井棧《云峡雨序》,知日记之始。今年就读俞楼,亲炙化雨,置一册,按日书之,以考其心术之厚薄,功力之勤惰,不敢希冀陆清献、钱竹汀、邹非石诸先生之撰述,亦新三百日中不背曾文正有恒之训,庶师传

^① 陈汉章《晚翠轩藏书目·叙》(手稿,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② 陈汉章《日记》(手稿,藏浙图古籍部)。